

XUE YUAN QING MI

蒋靖◎著

雪原情迷

XUE YUAN QING MI
XUE YUAN QING MI
XUE YUAN QING MI
XUE YUAN QING MI

雪原情迷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雪原情迷

蒋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原情迷 / 蒋靖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3
(2009.2 重印)

ISBN 7-5306-4424-6

I. 雪… II. 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096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3 字数 157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 - 5000 册 定价: 13.00 元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作者简介：

属牛。“老三届”。插过队，当过教师。上世纪70年代去西藏，在某新闻单位任记者、编辑。爱好文学，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已出版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多部。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内 容 提 要

年轻有为的企业家许春诚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意外卷入了贩毒集团的肮脏交易，悔恨之余，他毅然协助公安机关将毒梟绳之以法。然而，穷凶极恶的歹徒岂肯善罢甘休，一场腥风血雨的天地追杀从此拉开了大幕：迷雾重重，天涯漫漫，许春诚能否躲过毒梟的利爪？正义能否最终战胜邪恶？还是请读者耐心地自己去解开心中的谜团吧。

楔子

许春诚怎么也没想到，醒过来的第一感觉，就是发现自己并没离开这个世界，但他茫然不知现在到了哪儿。滚滚的冰冷的黑河江水把他抛到了一处浅滩边，他先是松动了一下手脚，又朝前爬了几步，把两条浸在冰凉水中的腿挪到了沙滩上。他又抬起头看了看，离他不远的地方是江边悬崖的一处裂口，一条足有丈高估计只能通过一个人的裂口直着向上。他努力挣扎着向裂口爬去，可没出几步，昏沉的脑袋又垂了下来，整个身子重重地陷在了沙滩里……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江边的凉风一阵紧似一阵，许春诚再次醒了。也许是躺了一会儿积蓄了一点力量的缘故，他这回可以从河滩上用双手把身子撑了起来，并很快靠到了岩石上。他伸展了一下双臂和双腿，觉得平时锻炼拳击所得益的力量还在。他再仰头看看那处向上的悬崖裂口，在暮色中已变成了一条黑黑的长长的影子。许春诚一阵提心吊胆，然而暗淡下来的天色已告诫他必须迅速离开江边，要不就得冻死或饿死在这里。他像往常进行热身运动那样紧了紧裤腰带和鞋带，又把湿透了的衣裤使劲挤掉了许多水。他觉得全身轻松多了，便沿着裂口向上攀去。

作为滨海省江城市一名业余拳击好手，只要一跨进拳击场，许春诚就如鱼得水般轻松。但此刻爬在裂口上的他却一点也感悟不到半点潇洒，反而觉得自己笨拙而无力。他知道被那帮人捆着扔到江中后，在激流中受到的惊吓和饥寒不亚于一次大病的



折磨,而且还无法预料以后的日子会怎样。他咬咬牙双手死死抓住了坚硬的岩石,用力把身子贴了上去,再用双腿紧紧踩在裂口凸出的尖石上,试着攀出了第一步。第一步还是坚实的,他情绪稳定了不少,于是再上一步,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着。他丝毫不敢大意,因为他知道稍有疏忽就将重新摔回冰凉的江里,那就意味着自己将彻底完蛋。锋利的尖石已划破了他的手指,鲜血一滴滴滴下来,像是一条条小虫爬上了身。他全不顾了,挣扎着一步步向上移动。

许春诚终于爬上了悬崖,此时天完全黑了。七月的青藏高原夜空布满繁星,但气温却似江南的初冬,寒气逼人。湿衣、汗水裹着的身子仿佛刚从冷柜里出来,没一丝热气。他舒展舒展手脚,准备着下一步的行动。可他不得不犹豫起来,现在我在哪儿?应该到哪儿去?他重重地打了自己一下已经麻木的脑袋,似乎有了点清醒。他抬起头辨别了一下方向。他要走出去,找到能回家的路,去找那帮人算账!许春诚顿时勇气倍增,挺直了腰板。他发疯似的挥着拳头朝着天空大喊,我要报仇!我要报仇!空旷的原野里只有他的呼喊,没有一点回声,一切空空荡荡。

.....

许春诚顶着北斗星的光亮向前走着。他走得十分自信,而且一副雄赳赳的样子。飕飕的高原风吹得他不停地打着寒战,浑身起着鸡皮疙瘩。他估摸着已经走了好几里路了,但他没有发现任何有人烟的迹象,比如一顶帐篷、一户人家,哪怕是从草丛里蹿出一只野兔来。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他沮丧起来。他停住了脚步,又仔细地看了看四周。朦胧的月光下,他看到自己已经走在了一块很大的草坝上,草坝两面是起伏不平的山峦。四周的一切都沉睡着,静得可怕,能听见的只是自己喘着的粗气。他突然蹲

下身，借着刚从云雾里穿透出来的月亮光亮，看到不高的草丛里似乎有一条细细的小路，一条像是人走过的路。他干脆全身扑到了草地上，把脸贴在草丛里仔细地辨认着。是的，是一条路，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被踩断了枝叶的小草，一丛丛耷拉着向前延伸。他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欢呼起来。

许春诚开始沿着这条小路向草原深处走去。他越向前走，心里越是兴奋。他仿佛见到了一处民居或一顶帐篷，他走了进去。尽管语言不通，但能打手势，他告诉主人，我是一个迷路者，我饿了，我要吃点东西，我困了，能否找个角落躺一宿。他越走心里越热乎，所有的懊恼和忧愁一下都抛在脑后。他还哼起了小调，空旷的夜晚一个人在草原上哼小调还真富有诗意。

走着走着，他眼前一亮，前边山脚的拐弯处突然出现了两颗闪亮的绿光，是电灯？肯定不是。他听说，在西藏只有县城才有电灯，有的是小水电站发的电，有的是柴油机的自发电。到了区、乡就不可能有电了，因为西藏地方太大，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两个人，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钱为所有的老百姓架线送电。那一定是酥油灯或蜡烛光了。有灯光就有人家，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他心里乐了，向着那绿光走去。

可他错了，那绿光竟然迎着他走来，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似一股风。他终于明白了，那是狼的眼睛发出的光，而且他已经看清了，是一条很大的狼，正迎着他奔来。他一下蒙了，这可是要命的事。这辈子他还是头一次遇上狼，而且在藏北高原。他想到了，假如他躲不过狼的袭击，这里将留下他的一具白骨。他又想，真的给狼咬死了还不如在江里死了，也许还能被人捞到一具完整的尸体。不管他怎样想，狼冲着他来了，是一条看上去年岁已经很大的老狼，蓬松的皮毛，瘦得皮包骨头，肋处明显凹了进去。那



狼虽老却并不显得和善,他已清楚地看见那狼狡诈、贪婪、仇恨的眼神,而且正疾速地左右扫视了一番,发现眼前就他一个人时,已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势。许春诚自然不能怠慢,就像拳击场上那样,下意识地弓起腰,握紧拳头摆出一副不甘示弱的样子。就在他弓起腰的一瞬间,他似乎觉得裤腰带上有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碰到了腰际。他立刻明白了,那是一把藏刀,是他在格尔木花五十元钱从一位牧民手里买的。刀做得十分精巧,刀鞘上铸着两条金龙,刀刃锋光闪亮。他买时仅仅想作为工艺品纪念,没想到如今要作为武器了。他刷地一下拔出藏刀,高高地举在手里,就像他平时拳击时高高举起拳套,雪亮的刀刃在月光下发出阵阵寒光。那狼见到寒光一下激怒起来,猛地朝他扑来,他顺势一躲,老狼扑了个空,又回过头朝他后背袭来。他对着跳起的老狼前胸狠狠就是一刀,可刺偏了。意料不到的是,快速的锋利的狼的前爪却抓破了他的左腿,鲜血顿时直流。他忍着痛,转过身对着刚俯下身的老狼后腿上就是一刀。这一刀刺准了,狼血溅起来溅了他一身。疯狂的老狼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刀,它重新调整角度,在“嗷嗷”的吼声中再次扑向他,他没能避开,狼的前爪已经抓住了他的肩头,并张开血盆大口直冲他的脖颈。许春诚知道,这是狼最残忍的一着,要是被它咬到,脖颈八成都被咬断。说时迟,那时快,他把头向前猛地一低,老狼只咬到了他的后背,而他反手准确地就朝老狼胸口狠狠一刀,几乎把刀全都插了进去。老狼连衣带血撕掉了他后背一大块肉,再也无力反抗滚到了地上,但他眼前一黑也重重瘫倒在老狼身上。就在人与狼同时倒下后又同时发出一声绝望的吼叫时,一条黑影突地从山脚那边蹿出,扑在了他的身上,发出阵阵吠叫……

许春诚醒了,这回再不是江边,而是躺在了弥散着牛粪味的帐篷里。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突然感到天地是那么炎热和光亮,仿佛走进了太阳的深处。他揉了揉眼睛,环视了一下四周,这才发现那光亮是从帐篷顶上那个供牛粪炉出烟的空洞里射进的,那热烘烘的气温是地中央用一个铁架子架起的牛粪炉里散出来的。帐篷四旁围着藏式毡毯,中间竟是一方青草地,但看得出帐篷搭在这儿的时间已经很长,青草基本上被人踩蔫了。除了搁着一些放牧用的工具外,帐篷陈设十分简单,几乎没有像样的东西,但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就拿盖在他身上的藏被来说,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他想,这帐篷的主人尤其是女主人一定是十分勤快而又精明的。

许春诚想把身子向上挪一挪,但一点也无法动弹,这时他才想起自己的右背和左腿都被那只老狼咬伤了,而且伤得很厉害。伤口被白布严严实实地绑着,但仍在隐隐作痛,剧烈时竟揪心地往里扎,使得他肩不能动,腿不能伸。帐篷里没有人,他无奈地躺下身,闭上了眼,几天前发生的事瞬间跳闪了出来。

.....

李姣在许春诚身上的样子实在太美了,灿灿的阳光照在她雪白的裸身上,跳跃着,飞跑着,像是一头雪白的母牛奔驰在草原上。她时而呻吟,时而喊叫,那种从未有过的快感在柔软的草地里施展着魔术般的变幻。



005

他微笑着看着忙碌的李姣，不时用手轻轻为她擦去额上细小的汗珠，当她上下跳动的乳房落到他的胸前时，他又迅速翘起调皮的双唇在两座山峰的顶部吸上几口。他的富有温存的动作，一次次撩起李姣的激情，那雪白的身子一阵阵欢快……

风雨终于停了。李姣翻下身躺在草地上凑在许春诚身旁喃喃地说，春诚，真快活，我从未体验过这样的快活，谢谢你，你教会了我快活。说完，她深情地给了他一个长吻。

.....

正在这时，一直放在许春诚头边的手机突然响了，他飞快地穿好衣服，抓起手机，一骨碌从地上爬起，走到了离李姣很远的地方。

喂，是老板吗？我是季也。手机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声音，你那儿说话方便吗？

方便，你说吧，许春诚说。

老板，情况不好，出事了，季也心急如焚地说，刚才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深圳那边派人来了。

什么深圳那边？他们是谁？许春诚不解地问。

就是那位表舅原先的手下派人来了，据说他们这次来有一个秘密任务。季也放慢了速度说。

什么秘密任务？许春诚怔了怔问。

他们，他们要……季也一下变得迟疑起来，支支吾吾道。

快说，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许春诚急着问。

他们要对你下毒手！季也终于说清了事由。

对我下毒手？为了什么？青海湖边气温不高，可许春诚这时已满头大汗。

他们说，那个贩毒案是你告的密，不杀了你，他们不得安宁。

季也毫不掩饰地说。

听到这里,许春诚沉默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刚刚过去,他们就这么快反扑过来,而且来势凶猛,真是始料不及。但他百思不解的是,他举报这个贩毒集团是绝对保密的,是通过最可靠的渠道反映的,怎么会被人出卖了?难道正义的良知被人愚弄而不明不白成了替死鬼?他心里一阵恐惧,百般痛苦。但他还是缓下口气对季也说,情况我清楚了,你也别着急。对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现在该怎么办?

季也顿了顿说,老板,我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事到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躲一躲,反正你还在青海,天高皇帝远,他们不可能马上到的。

躲在青海?他们就不找来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还能躲吗?许春诚一听季也这个点子,简直感到愚蠢极了,像以往遇到不高兴的事时那样大声叫道。

你不躲?总不能把自己往虎口里送吧?季也劝道,再说,他们从暗里来,你不躲,不是明摆着吃亏吗?

你说得有道理,可我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看这不是办法。许春诚说。

还有一个办法……季也还没说完,许春诚急急打断了说,什么办法?

只有向公安方面报警!季也无奈地说。

报警?我现在报警不等于告诉他们我在哪里?许春诚联想到了举报的事,他对公安方面的信任度开始动摇起来。他自语道。

那还是只能先躲一躲,而且躲得越远越好,也许时间长了,他们一时找不到你,情况会有转机的。季也进一步坚持自己的意见。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许春诚长长叹口气说。不过,从现在起你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如今的通讯定位系统技术十分高明,说不定在哪一次通话中被他们发现了我的方位,对我们都不利。家里的事你先管着,凡事都跟大家商量,我跟李姣在外不会有事的。

对了,你给我的信用卡上再打五十万。许春诚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说。

好。季也挂了电话。

合上手机许春诚无言地垂下了手,这时他发现李姣已站在他身边。

你是说,他们要追杀你?你犯了很大的事?李姣问许春诚。

是他们犯了很大的事,可我卷进了一个可怕的漩涡,许春诚毫不回避地说。

那你既不报警,也不回去,这行吗?李姣担心地问。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许春诚坦言说。

那我跟你走,坚决跟你走!李姣抱住了许春诚喃喃地说。

不,你不能跟我走,我还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脱离这个漩涡,也许我永远回不去了,也许我要浪迹天涯,真的,你不能跟我走,那是一条不归路呀!许春诚推开李姣,大声喊道。

.....

你醒了!像是李姣的声音,可许春诚睁开眼看到站在他面前的不是李姣,而是一位美丽的藏族姑娘。

来到青藏高原的这段时间里,不管在青海西宁、格尔木还是走在青藏公路上,许春诚见过许多藏族姑娘,但他只是见到,从没面对面说过话。如今他的身边正站着一位藏族姑娘,而且近在

咫尺，姑娘的脑袋几乎就靠在他的肩头。他闻到了姑娘身上散发出的那股草原牧民特有的味道及女性特有的幽香。他脸一红，唐突地几乎是跳着挣扎起来，可姑娘用手把他轻轻按下，用十分标准的普通话说道，你不能动，快躺下！

许春诚轻轻叹了口气，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望了一眼姑娘。这回他完全看清楚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藏族姑娘，跟李姣一样漂亮。她虽穿着藏袍，显得有点臃肿、笨拙，但那身影、脸庞就是李姣。没错，一点没错。他此刻恍如梦中。

藏族姑娘似乎察觉了许春诚的不安，仍用很流利的汉语告诉许春诚，你被狼咬伤了，伤得很重，当时你完全没了知觉，是阿妈和我把你救下的。真的，你现在虽然醒了，但还不能动。

许春诚听懂了，朝她感激地点了点头。

姑娘高兴了，迅速站起身，从牛粪炉上端来一碗茶，一手扶起许春诚，一手喂着他。许春诚喝了一口，知道这是地道的酥油茶，味香醇正。到青海后，他带着李姣曾到草原牧民的家里做过客，他吃不惯那半生不熟的牛羊肉和糌粑面，却喜欢喝酥油茶。这是青藏高原最有营养价值的食品，含有人体需要的水分、盐和脂肪。他开始喝不惯，总怕闻那股腥味，可喝了几次后，他感到回味无穷，觉得这茶有着跟别的茶与众不同的魅力。自从他在牧民的帐篷里亲眼看到了酥油茶的制作过程后，他悟出了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在高寒缺氧的世界第三极上生存的原因。那浓浓的茶水、黄黄的酥油及雪白的盐巴，不正是这种饮食结构赋予了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条件吗？

他很快喝完了第一碗，姑娘又给他端来了第二碗。尽管盛茶的木碗也许永远没有洗过，已经看不出原先的本色，但浓浓茶汁是无可挑剔的。他一口气喝了三碗，全身顿觉出汗了，脸上也泛



起了红光。姑娘看着满意地笑了，转身又从牛粪炉边端来一盆冒着热气的手抓羊肉，可许春诚摇了摇头。然而，姑娘执拗地要他吃，竟把盆子放到了他身边，许春诚还是摇了摇头。姑娘急了，指指牛粪炉的一旁说，这……这是熟的……你看，高压锅……顺着姑娘的手势，许春诚真的看到了那个简陋的牛粪炉边摆着一只已被烟火完全熏黑了的高压锅。这回轮到许春诚愣了，他虽然不了解藏民的生活习惯，但他多少知道一点，那就是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压低，水烧到八十度就开了，要做熟米饭、馒头、面条及肉食品是很难的，于是人们纷纷用高压锅煮食，用得最多的是进藏工作的汉族人，因为他们实在吃不惯半生不熟的食品。尽管在城里工作的藏族人家，也有人用上了它，可在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人们还习惯吃半生不熟的牛羊肉，有的还习惯吃风干的生牛羊肉，那拉开的肉丝里还隐隐可见红红的血色，可蘸了盐巴，吃上去却有滋有味。至于米饭、馒头和面条，传统的藏族人是喜欢吃的，高压锅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奢侈品或无用的东西。然而，这户帐篷人家不但有高压锅，而且在用它煮着东西，许春诚猜想这户人家一定是见过世面的。他终于看清了这个事实，而且用手抓起了盆中的羊肉，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

看着狼吞虎咽的许春诚，姑娘高兴坏了，她像医院里的白衣护士看着病人在自己的呵护下终于苏醒过来一样，发出了由衷的欢呼，她突然放下手中的木盆，一阵风似的奔出了帐篷。伴着欢快的脚步声，许春诚听到了姑娘清脆明亮的喊声，阿妈！……阿妈！……他醒了！他醒了！

像是一种祷告，又像是一种佛音由远而近传来，许春诚听得出有人来了。他看到帐篷门掀开了，一位五十开外的藏族妇人走了进来，她并没像藏族姑娘那样惊喜地喊着他，而只是慈祥地微

微朝他笑了笑,然后蹲在他身边,仔细地看了看他的伤口,转过身又忙她的事了。在这一瞬间的微笑里,许春诚看到了她黝黑的脸上过多地爬满了皱纹,但还能显露出一年轻时十分漂亮的脸庞。从她转过身的高挑身影里,许春诚似乎看到了藏族姑娘的影子。这时,藏族姑娘挑门走了进来,一把拉过妇人的手,急急地用藏语说了些什么,妇人没答话,跟着女儿匆匆走了出去。

许是喝了酥油茶,吃了肉的缘故,许春诚感到周身有了点力气,也感到小腹发胀起来。这正常的生理现象,如今成了他要命的烦恼,他不由地大声呻吟起来。也许听到了他的喊声,藏族妇人急急走了进来,她没说话,径直走到他的身边,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又看了看他包着的伤口,摇了摇头。这回许春诚忘了害羞,他撑起半个身子说道,我,我,要解手。

藏族妇人一定是听懂了他的话,站起身飞快地走出了帐篷,一会儿她拿来了一只破铝锅,放在了许春诚脚边,又默默地退了出去。正当许春诚满头大汗终于完成这一过程时,藏族姑娘却不早不晚走了进来,她一眼看清了这一切,却毫不羞怯地蹲下身去帮助许春诚系好裤子,盖好藏毯,然后把破铝锅端出了帐篷。等姑娘再回到许春诚身边时,许春诚再也没有勇气睁开眼看她,更不知用什么话去表达那种尴尬。

姑娘却说道,你,你什么时候要用……就叫我,我能扶你……
许春诚痛苦地闭着眼摇了摇头。

.....

去格尔木的火车上,许春诚又接到了季也的电话。他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剧烈而有节奏的车轮声把季也的声音压得很小,许春诚十分吃力地听着。

